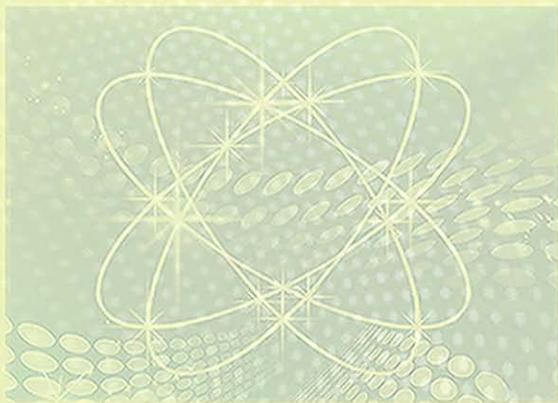


开国上将陈伯钧

中共达县县委宣传部
中共达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开国上将陈伯钧 / 中共达县县委宣传部, 中共达州市党史研究室主编.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220-08341-9

I. ①开… II. ①中… ②中… III. ①陈伯钧 (1910~1974) — 传记 IV. ①K82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8975 号

KAIGUO SHANGJIANG CHEN BOJUN

开国上将陈伯钧

中共达县县委宣传部 主编
中共达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韩 波
戴雨虹
徐 英
李 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字 数
印 张
插 页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028) 86259459 86259455
(028) 862595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140mm×202mm
170 千
10 印张
18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08341-9
25.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624



序 言

张震

伯钧同志是我党我军历史上最早从事军事教育工作的高级干部之一，是一位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和著名的军事教育家、军事理论家。我在国防大学工作期间，曾带学员回井冈山现地教学，在宁岗龙江书院的旧址，就曾追念伯钧同志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期间参与创立我军院校的源头——红军军官教导队的革命经历。

回想战争年代，久闻他骁勇善战，26岁就担任军团长；延安时期，我在抗大学习时，深知他知识渊博，是位杰出的军事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伯钧同志在南京军事学院先当副教育长，后又当副院长、院长，我在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作为一名学员，我对伯钧同志表现出的那种忘我精神深感敬重。伯钧同志不仅能征善战，而且文武双全，是一位具有革命家风范和知识分子气质的儒将，确实像毛主席称赞的那样，是我们的“红军干才”。正是因为我同伯钧同志一样，从军后都有相当长的院校工作经历，所以尤感他作为人民军队创立的见证者和重要参与者，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勇于探索的实践精神，为军队建设特别是军队院校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作为伯钧同志的老战友，谨以此表达我对伯钧同志的深切缅怀。

（张震，中央军委原副主席）



开国上将

陈伯钧



目 录

第一章	巴山脚下坝头娃	(001)
第二章	学潮中的热血少年	(008)
第三章	岁月如潮的黄埔生涯	(014)
第四章	跟随毛委员上井冈山	(025)
第五章	秣马厉兵打吉安	(041)
第六章	活捉张辉瓒	(047)
第七章	长征路上的“铁屁股”	(071)
第八章	方向坚定志不移	(107)
第九章	抗战初期促统战	(126)
第十章	东渡黄河办“抗大”	(143)
第十一章	陇东三年卫延安	(166)
第十二章	任职北平军调部	(190)
第十三章	东北前线鏖战急	(199)
第十四章	平津战役捷报传	(217)
第十五章	率军湘桂任驰骋	(234)
第十六章	安邦剿匪显神威	(262)
第十七章	乡情绵绵意切切	(273)
第十八章	军校教育献终生	(282)
后 记	(314)

★ 第一章

★ ★ ★
巴山脚下坝头娃

在大巴山南麓的川东北一个峰峦起伏的地方，有一处小平原，嘉陵江支流州河横穿而过，与山相连，与水相依，这里就是达县的河市坝。

河市坝东头有一农家院子，一条涓涓的小溪从院前淌过，清澈见底。每到夏天，男女老少常赤脚在小溪里玩耍，溪水在脚背上轻轻地流过，使人心旷神怡，于是便有了一个淡雅的名字：洗脚溪。陈伯钧就诞生在洗脚溪旁边的农家院子里。

20 世纪初叶，河市坝是一个不大的水码头，虽只是一个小的商埠，却也相当闹热，凡遇赶场天，十里八乡的农民一大早就挑上自家产的粮食、蔬菜、鸡鸭、禽蛋和竹编制品等到河市坝赶场。场上从生产用具到生活物资，一应俱全。到了中午，河市坝的正街已是人头攒动，拥挤不堪，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挑夫吆喝声、呼娃喊娘声不绝



于耳。街面上嘈杂之声伴随着你来我往的人流，至少要持续到太阳偏西。在这里，满载粮食、药材、山货等大宗货物的大小木船，像一字长龙似的从州河顺渠江而下，伴随着激越悠扬的川江号子声，驶向嘉陵江下游的商品集散地——重庆。

巴山高，渠水长，千百年来人民群众在这片热土上创造了璀璨的巴渠文化。这片山清水秀、气候宜人的土地，曾经是远古土著部落“虎巴”的故乡。先民巴人勇猛强悍、淳厚质朴的民风，世代传承。

在明末清初的大战乱中，四川人口骤减，清政府从东、南各省大量移民到川，陈家随着这股移民潮从江西九江义门迁徙到达县的金垭场落脚，不久又分出一支在不远的河市坝洗脚溪安家。陈伯钧的父亲陈邦栋，同他的胞弟陈邦梁就住在洗脚溪边的农家大院。家里除了30亩田地半种半租外，还开了煮酒作坊和染坊。

金垭场的陈家出了一位值得称道的人物，那就是被陈伯钧称为“槐叔”的陈邦榕。陈邦榕学名陈炳堃，字应槐。陈应槐能文能武，与宣汉县的王维舟、大竹县的李绍尹同时参加辛亥革命。辛亥举义后，陈应槐先后担任达县军政长、护国军川东行营司令、援鄂第五路军总司令兼摄嘉陵道道尹等职，广州军政府孙中山大元帅特授陈应槐为

陆军中将，军政府颁给他三等文虎章。陈应槐不仅习武功，还善文学，著有《怀仁堂集》，对少年陈伯钧影响颇深。

陈家在河市坝是旺族。陈伯钧的父亲陈邦栋，出身武秀才，据说他能单手举起 80 公斤的石礅。陈邦栋为人厚道，乐于帮助乡邻，曾捐资在洗脚溪旁的小河沟修了一座木桥。为了方便行人，晚上还点亮煤油灯高高挂在黄桷树上，为过桥者照明。

陈伯钧的母亲郑大姑，娘家在河市坝也是旺族。在闭塞的封建社会里，女人是没有名字的。她嫁到陈家后，便冠以丈夫的姓氏，在户籍册上登记的是“陈郑氏”，乡邻们都尊称她为郑大姑。郑家也是书香门第，郑大姑幼时读过《女儿经》之类的书，认识一些字。嫁到陈家后，她担负起了家庭主妇的角色，善良、贤惠、勤劳，抚儿育女、操持家务。陈家虽不贫穷，但十多张嘴巴要吃要喝，一大家子的开销也是紧巴巴的。郑大姑忙完家务，就又开始手摇纺车，经常纺纱织布到天亮，为的是卖些钱补贴家用。郑大姑还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每到初一、十五她都要到庙里去烧香拜佛，吃斋饭，佛教里说的行善积德的道理在她脑海里扎下了根，因而她对乡亲邻里总是那么和善，乐于帮助穷人。

陈伯钧生于公元 1910 年 11 月 26 日，农历庚戌年十月



廿八。他初名陈国懋，字少达，号稚勉。陈邦栋、陈邦梁没有分家，弟兄两家共有9个子女。按《陈氏族谱》的排列，9个子女的顺序是：老大陈国忠、老二陈国志、老三陈国恕、老四陈国宪、老五陈国恩、老六陈国惠、老七陈国懋、老八陈国懋，老幺是个女孩，叫陈国懋。陈伯钧排行第七。

在陈伯钧的兄弟中，有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任职的。1936年毛泽东在给陈伯钧的信中曾提到：“你那些兄弟（在国民党的）应用好的态度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的转变。”指的就是老二陈国志、老四陈国宪、老五陈国恩。

老二陈国志是陈邦栋的长子，也就是陈伯钧的同胞大哥。陈国志字孟道，号笃斋，曾就读于川陕边防军军官教育团，在川陕边防军当过营副，也做过河市坝团正和达县图书馆馆长，是一位在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1937年陈国志来到陕北洛川，陈伯钧送他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款待。陈国志回达县后，在河市坝开了一家茶馆。每天在茶馆内向乡亲们摆谈他到延安去的感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爱国主张，并动员了一批青年赴延安去读抗大。

老四陈国宪，字仲章，号秉钺，担任过河市坝中心小学校长。1926年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的连长，后任上校团长。陈伯钧投考黄埔军校就是

其四哥介绍的。1939年陈国宪在对日作战中牺牲。

老五陈国恩，字季哲，号安民，比陈伯钧先入四川省立第四师范，修业，曾任川陕边防军排长，运输团上校团长，积极参加抗日战争。1946年去世。

陈伯钧五六岁时，正值袁世凯复辟帝制，全国人民奋起讨之。袁死后，新旧军阀在中国掀起了大混战，川内军阀的混战更甚于全国。河市坝因远离大一点的城市和交通要道，社会倒也显得安静，但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和新学的强劲东风还是吹到了这里。进步人士在河市坝水码头上办起了新学——区属河市坝小学，校长是陈伯钧的四哥陈国宪。陈国宪是达县绥属联中毕业的高才生，思想比较开明，对学生要求严格。陈伯钧在四哥的督导和教育下，打下了良好的学业根基。

1916年，陈伯钧进入河市坝小学读书的时候，是个娃娃头。他学习十分用功，性格天真、勇敢。课余间，他经常同小伙伴们玩打泥人、斗蚂蚁的游戏。他还精心制作了一把弹弓，使用的“子弹”是杏仁米。他把小伙伴们分成两队，在他家后山的树林中，两队的孩子们用弹弓互射一阵，然后去攻占一个山头，谁先爬上山顶，谁就是胜利者。童年的陈伯钧时常冒出一些新奇的鬼点子，成了小伙伴们心悦诚服的娃娃头。有时，陈伯钧和小伙伴们围成一



圈，拍着小手唱川东童谣：“大月亮，小月亮，哥哥起来学篾匠。嫂嫂起来蒸糯米，蒸得喷喷香。吃了糯米打锣鼓，打起锣鼓接姑娘。姑娘接到田坎上，下了花轿栽高粱。高粱不结子，栽茄子，茄子不开花，栽冬瓜，冬瓜不长毛，栽红苕，红苕不牵藤，饿死一家人。”还有“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子送姐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我在桥脚歇，螃蟹把我耳朵夹个缺。杀个猪儿补不起，杀个牛儿补半截”等。

夏天到了，那是小伯钧最快活的季节。他时常瞒着大人到碧波荡漾的州河里去游泳。父亲管教严厉，为防止儿子偷偷下河，他在陈伯钧的小腿上用私章盖上印记。聪明的小伯钧模仿印章烧制陶泥，或用小木头涂上红色，游泳完后偷偷盖上。后被父亲发现了，恼怒的武秀才挥着斑竹片子要对儿子进行惩罚。母亲护着儿子，要他认个错，以后不再私自下河游泳。倔犟的陈伯钧低着头一声不吭，再度惹恼了父亲，动手就打，还是心慈的母亲出面解围。为了伯钧的安全，自那以后，凡是到河里去游泳，父亲总是让一个哥哥随行保护。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新文化、新思想涌进了河市坝。教授陈伯钧语文的老师名叫黄新盘，思想开明，他常给学生介绍鲁迅和吴虞的文章、郭沫若的

诗，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上作文课的时候，他让同学们自由发挥，并安排学生在课堂上朗读自己写的文章。陈伯钧天资聪颖，又喜爱写作，在黄老师的影响下，作文中也常反映出一些初学来的新思想、新文化的内容，再加上写得很有文采，备受黄老师赞赏，常常作为范文宣读，让同学们学习。

陈伯钧家的阁楼上，有一个小“图书馆”，陈列着许多书刊，陈伯钧一有空就上去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特别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等书籍，一些精彩的段落还能背诵下来，书中除暴安民、打抱不平的豪侠事迹深深地吸引着他。陈国宪也常给弟弟介绍一些进步书刊阅读。

1922年秋，陈伯钧小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达县中学。当陈伯钧读了一个学期后，抱着“教育救国”理念的四哥陈国宪，劝说父母让弟弟去报考设在万县的四川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简称省四师），从省四师放寒假回家的五哥陈国恩也大力支持。父母见老四、老五的话有些道理，又觉得兄弟两人同校也有个照应，便同意了。1923年春，陈伯钧随五哥徒步200余里到万县，考入了四川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开国上将
陈伯钧
Chenbojun



★ 第二章

学潮中的热血少年

万县是长江边上一座美丽的山城，那鳞次栉比的吊脚楼一直由江边延伸到山上。省四师坐落在离县城十余里外的亢家湾，这座师范学校当时是川东的最高学府。

1918年5月，著名的民主革命家章太炎先生，以孙中山大元帅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同时任驻川滇全权代表）的身份视察川滇政务时，来到省四师，将《荀子·劝学篇》中的名句用篆文写出来作为学校的校训：“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功。骐骥一跃，不能十步；弩马十驾，功在不舍。”并刻成石碑，立在校内，激励学生立大志，勤学习。陈伯钧这位12岁的少年来到这样的环境学习，心情激动不已。从小喜欢读书的他，在这里更有了一片天地，汲取着知识的营养，接受着时代的熏陶。

1923年春，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已经快两年了，她

正在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商讨联合进行一场新的革命运动，以推动中国革命新的高潮的到来。这年3月，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萧楚女应邀从重庆来到省四师任教，他带来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吸引着在茫茫苦海里寻求救国救民出路的年轻学子。

萧楚女在省四师担任国文教员。他把课堂当战场，与传统的教授《四书》、《五经》及离愁别恨无病呻吟的国文教师迥然相异。他自编教材，将鲁迅先生的作品和《新青年》、《向导》周刊等书刊上的文章选作教材，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及生动的比喻、精辟的说理，启发学生的思想，把学生引导到一个新的精神境界。萧楚女还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指导学生阅读《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并建立了万县地区最早的团组织。

同年初夏，革命先辈恽代英路过万县，会见了萧楚女。应萧楚女的邀请，恽代英在省四师作了一次“中国向何处去”的演讲。恽代英慷慨激昂的演说，既追溯历史，更联系现实，针对国家主义派的种种谬论，进行有力地驳斥，提出中国的出路只有走苏俄的道路，实行社会主义。恽代英的讲演，再一次在青年学生中掀起了革命狂潮，更加坚定了他们反帝反军阀反封建的斗争信念。陈伯钧在省四师有幸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启蒙，还参加了进步学



开国上将
陈伯钧
Chenbojun



生组织的读书会。革命种子在他心田里发芽，阳光雨露滋润着他茁壮成长。

1925年5月，正当国共合作推进中国革命进入高潮之际，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屠杀中国人民的“五卅惨案”，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省四师也掀起了学潮，在反对帝国主义屠杀政策的同时，学校掀起了反对校长孟坤泰推行专制统治的运动。孟勾结军阀对学生进行镇压，学潮失败。领导这次学潮的左正凡等学生被学校开除，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当局迫于舆论压力，撤换了孟坤泰，又把一个传播国家主义理论的肖秉廉派到省四师当校长。

肖秉廉是国家主义派“诚成”学会的骨干，由北京来到四川。他打着“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旗号，暗地里却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北伐。他刚接任省四师校长不久，便邀请国家主义派头子、《醒狮周报》编辑李璜到学校宣传什么“青年学生在校读书求学之际，不要过问政治和国事，免误学业”等，另一方面，则加紧对进步学生进行打击迫害。

肖秉廉在学校实行大小权力独揽，不让学生过问学校行政事务，更不让学生集会结社和办进步壁报。同时，学校经济又不公开，伙食极坏，课程又重，学生身体素质越

来越差。在学校国民党左派组织领导下，全校掀起了一场轰动川东的驱肖学潮。学校成立了新的学生会，负责学潮的具体行动，第一步是接收膳食费，第二步要求校长去职。陈伯钧是这次学潮的积极分子，他负责在各年级同学中进行联络宣传。

那时，省四师的学生是公费伙食，考虑到肖秉廉可能会利用校长职权，对学生停伙停餐，学生如果吃饭成了问题，就会动摇斗争的决心。学生会决定派吕在和、彭志行、李文晋三位学生代表先去事务处接收膳食费 1200 元，然后到校长办公室与肖秉廉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谴责他侵吞建校经费、摧残青年学生等恶行，强烈要求他去职。

肖秉廉假意表示接受去职要求，把学生代表骗走后，当晚就向驻扎在万县的军阀杨森部告了密。

次日凌晨，学校还没吹起床号，杨森部一个连，在一个叫桂凌经的小秘书带领下，把学校团团围困，逮捕了三位学生代表。随即将全体学生集合于学生食堂，桂凌经当场宣布：“省四师学生目无法纪，竟敢劫夺校款，要挟校长去职，现将其中为首闹事者拘捕法办。今后只许你们安心读书，不得再嚣张闹事，违者严惩不贷。”

军阀武力的淫威压不住同学们的怒火。会场沉默几分钟后，陈伯钧勇敢地站出来说，三位代表是我们全体同学



选出来的，接收伙食费也是大家的主意，并不是什么“劫夺校款”。他又进一步揭发肖秉廉贪污公款、残害青年学生的事实。陈伯钧义正词严的发言，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弄得桂凌经下不了台，只好宣布散会。

陈伯钧的正义行为使肖秉廉恼羞成怒，1926年放暑假前夕，学校宣布陈伯钧、王仁广等三人以“该生不适教诲，下期毋庸来校”为由，予以斥退。

陈伯钧被学校当局开除时，离放暑假还有十多天，他怕引起父亲的质疑，只好流落万县街头，靠学生会接管的膳食费维持生活。学校放暑假后，陈伯钧徒步回到家乡河市坝，但不敢回家。因为父亲家教很严，对学校“开除”一事不能理解。他只好在包谷地里躲了两天，饿了就掰生包谷吃，困了就睡在包谷地里。还是他五哥陈国恩出主意，叫他到重庆去找四哥陈国宪，他的四哥进过黄埔军校。陈伯钧到了重庆，这时正值国共合作领导的北伐战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北伐军从广东出发，所向披靡，占领了武汉。黄埔军校（后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简称中央军校）在武汉设立分校，国民政府通知各地选派优秀青年入校。武汉分校来川招生，全川各地大批优秀青年到重庆应考，先后共有207名男生、30名女生被录选，其中就有陈伯钧、罗瑞卿、徐彦刚、游雪程、李坤泰（女，后化

名赵一曼)、游曦（女）等。从此，陈伯钧开始了他的军
人生涯。

